彰化縣新港國小 特教專刊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

報乎你知

第 121 期

發行人：陳曉琪
發行單位：輔導室

新聞快遞

人數突破 3.5 萬 「學習障礙」躍升第一大特殊生類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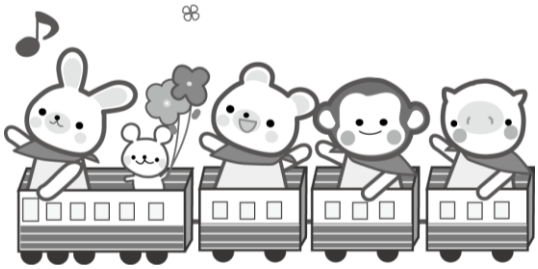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聯合新聞網 2020-09-29

被鑑定為學習障礙的中小學生人數從 10 年前的 2 萬，成長為今年的 3.5 萬，10 年成長七成五，已躍升為人數最多的身障類別。按特殊教育法，包含學障的 13 類特殊生都應實施個別化教育，教育部國教署表示，108 課綱首設身障生「特殊需求領域課綱」明定九門特殊生的特殊需求課，教導學生生活管理、職業訓練等，讓特殊生也有適性揚才的機會。

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洪儷瑜說，學習障礙包括聽、說、讀、寫、算五類障礙，學生如經鑑定為其中一種學習障礙，得納入特殊教育領域。舉例來說，閱讀障礙生可能出現讀書跳行、無法讀完等現象，參與升學考試可申請他人報讀考題輔助。

學習障礙人數逐年增加，按統計，每十個身障生就有三個屬學習障礙。新北市一名國小教師描述，他任教的學校設有學前特殊班，平均每班有一成學生為特殊生。一名特教教師分析，這與當代家長不怕孩子和別人不一樣，教養上也因子女數較少，對孩子觀察更細微，發現孩子異狀並參與鑑定的比率都提升。

但洪儷瑜認為，我國鑑定為學障學童數的比率仍低，目前約占 1.2%，但全球平均約 3%到 5%。台灣家長對學習障礙的認定仍保守，孩子若連國小成績都難達及格標準，經補救教學仍無效，或常有蹺課行為，都可能與學習障礙有關。



教育部國教署組長蔡志明表示，學障生按法規要實施個別化教育，新

課綱起更新增九門特殊需求課程來幫助他們學習，包括生活管理、社會技巧、學習策略、職業教育、溝通訓練、點字等。

洪儷瑜則說，學障生常見情形是學科表現不突出，不過實作能力不差。除新課綱課程變革，她呼籲技職體系學校增設專班來輔導，幫助日漸增加的學障生投入社會。她表示台北市有高職三年前開辦特殊生專技班，第一屆約 10 名學生最近剛畢業，都找到技藝類工作且滿意自己的現況。

學障等特殊生人數持續增，洪儷瑜表示，各級學校特教教師員額相對不足，部分學校教師負擔重，很難好好輔導學生。按現制，國小每 15 到 30 名特殊生配兩名教師，國中每 15 到 30 生配三師，高中則約 20 生配一師。

資訊交流

北市首位高中學障自學生
余宗霖：我不笨，只是動作慢

文：親子天下網站　2020-09-12

◈學習障礙的類型眾多且鑑定不易，對於知覺動作型的學習障礙者來說，天生動作慢，讓他們吃足苦頭，在課堂上經常被誤會分心，寫功課更是一大難題。

「動作慢吞吞」是一般家長最常糾正孩子的行為之一，但對於知覺動作型的學習障礙者來說，外表看似與正常人無異，動作慢卻是天生的。由於大腦訊息處理的困難，以致接收訊息及輸出想法的速度特別慢，經常被誤認為是分心，學習上有著不為人知的辛苦。

余宗霖就是這樣的孩子。從小學到高中，上課完全無法跟上老師講解的速度，課堂上最常做的事就是問隔壁同學：「剛老師講過什麼？」以及向同學借筆記，因而常遭人白眼。同樣的功課，別人早就寫完在做其他事情，他總是寫不完，要是碰上愛罰寫的老師，他就更慘了。

醫生形容這類型的孩子：一般人聽到外面突然有巨大聲響出現時，會立即反應「是不是外面有什麼事故發生？」而知覺動作型學習障礙者可能要過了很久之後，才突然問說：「剛剛外面是不是有什麼事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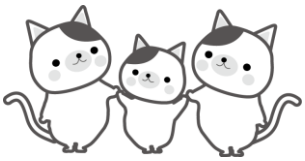
意見交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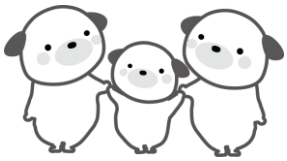
☑曾被誤認是感覺統合問題

社會對學習障礙的認識有限，加上學習障礙的類型眾多且鑑定不易，余宗霖一直到國中才被鑑定出學習障礙的確切類別，一開始連他也不能明白「為何我和別人不同」。

余宗霖的媽媽李鳳華說，兒子小時候最開始發現的是肢體動作不協調，被診斷是「感覺統合發展遲緩」，跳舞同手同腳、要他用手比出「耶」的姿勢，拇指和無名指也無法完全向下彎曲。除了接受早療復健，李鳳華也讓孩子大量運動，刺激腦部發展，包括體操、直排輪、游泳、桌球等什麼都學過，也學直笛，訓練手部的精細動作，費盡心力就是要讓他和一般孩子一樣。

「我知道孩子有狀況，但沒人能精確告訴我是什麼原因，只能把所有想到的辦法全都試試看，」李鳳華回憶，那時非常焦急，全台四處找醫生，直到某位醫生拿出腦波數據向她解釋，宗霖的腦看起來和一般孩子很接近，但接著說道：「記得你是花了多少力氣一直在訓練他，才長成這樣；所以，你是要再花同樣大的力氣讓他勉強跟一般孩子一樣，還是要幫他找到優勢才能去發展？」這句話點醒了李鳳華，讓她放下心中糾結已久的疑問，轉而去看見兒子其實從小就嶄露出的藝術天分。





121 有獎徵答

一、人數最多的身障類別是？
□學習障礙　□聽覺障礙

二、知覺動作型的學習障礙者可能有何種特徵？
□天生動作慢　□外表與正常人明顯不同

年　班　姓名：

家長簽名：

☑從小嶄露藝術天分

儘管動作慢，但余宗霖很會畫畫、空間概念極佳，學習障礙並未局限他的想像力及創造力，他的作品曾榮獲台北市學生美展、學障協會畫展的肯定，充滿了生命力。

「我不笨，只是學習速度跟大家不一樣，需要比較多的協助，例如考試延長時間，老師講話慢一點或用寫的，我就能聽得懂，」現在的余宗霖已經能大方跟同學解釋自己的困難。接受記者採訪時，看似一般的對話，其實都是經過練習的成果，他要把各種狀況的應答方式記在心裡，慢慢累積；若碰到沒有想過的問題，偶爾見他突然暫停，毫無反應，正是他在思考該如何回答。

2017 年時，他選擇在家自學，希望能用更適合自己的方式學習，同時也是北市第一位高中的學障自學生。在打破了課堂的時間限制後，現在的他不用再擔心跟不上進度，可以用一個上午，好好的在電腦前學電腦繪圖或是學英文。

他每週固定到美術館看展覽，吸取靈感；替自己安排烹飪課，藉由煮菜訓練安排事情的步驟；甚至參加台北市社會局的甄選，成為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，學習對外表達意見，參與公共議題等，都是全新的學習體驗。

他也將這些經歷畫成作品《我・自學》，畫中露出一半微笑的臉代表他的心情，「自學不全是開心的，當中也有壓力，因為不知道資源在哪，手邊的計畫也可能隨時改變，」余宗霖表達著內心想法，同時露出自信笑容。因為他相信：「上帝關了一扇門，必定會開另一扇窗。」儘管前方的路沒人走過，但肯定的是，接下來不管碰到什麼困難，他都願意用正向的態度面對挑戰。